

鲍德新：不能忘却的红军英烈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宁都起义旧址(资料图)

鲍德新，曾用名鲍德心、鲍德馨。河南省沈丘县人，早年加入国民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反蒋战争。1931年12月由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编入红五军团。1932年入党，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参谋长。参加了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斗和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1933年调任中央苏区

第一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训练处处长。1934年在江西作战中牺牲。

这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中，有关鲍德新的全部介绍。

该书1995年出版。其编审委员会由杨得志、王平、杨成武等开国将领组成。全书收入1705人，主要是曾在红一方面军中任团以上职务的干

部(包括牺牲的革命烈士)。

这本权威资料中，尽管鲍德新的生平介绍不足200字，仍然让我们对这位从周口走出的红军指挥员，心生敬仰。掩卷沉思，又感觉到每字每句的背后，都隐藏着鲍德新精彩传奇的革命故事。

不是英雄缺少故事，而是我们缺少发现。

为了得到鲍德新烈士更多的故事，近段时间，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周口红色记忆》采访组四处搜集资料，采访沈丘县部分党史专家，又于2022年12月14日也就是宁都起义91周年当日，和鲍德新侄儿鲍洪运取得了联系。鲍洪运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思路清晰，回忆起伯父鲍德新，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宁都起义 参加红军

多年来，鲍洪运致力于收集伯父鲍德新事迹，以实际行动向先烈致敬。

“鲍德新兄弟4个，分别是鲍德纯、鲍德新、鲍德华、鲍德芳。他排行老二，我父亲排行老三。鲍德新是属鸡的，应该是1909年出生。”鲍洪运讲起伯父鲍德新，言语中带着一份缅怀的思绪，带着一份难忘的情怀，带着一份真挚的情感。

小时候，鲍洪运就经常听父母讲从前的故事。在他的内心深处，曾经有一段痛苦的回忆。

鲍洪运告诉记者，鲍德新入伍时参加的是冯玉祥的部队，曾经驻扎在开封。当时，父亲鲍德华还在鲍德新资助下到开封上学，后来，战事紧张又回到了家乡。从此，鲍德新就

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鲍洪运提到的冯玉祥部队，在冯蒋战争冯玉祥战败后，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1月，蒋介石令第二十六路军开赴江西宁都，参加对中央红军进行的“围剿”。第二十六路军在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的影响下，该军处于当地军民的包围之中，内部矛盾重重。它如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火种，就会燃烧起冲天的烈焰。鉴于以上情况，隐蔽在第二十六路军的共产党员，积极开展工作，因势利导，发展党员，准备起义。

春风一宵吹过后，万马千军奔红军。1931年12月14日夜，沉寂而黑暗的江西宁都县城里城外，翻天覆地“动”了起来，枪炮声、口

令声，伴随着大街小巷一队队、一阵阵忽快忽慢的脚步声，此起彼伏……

91年前的宁都城下，风云激荡，红旗如画，这是一个极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原来，在共产党领导下，蒋介石依靠来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主力之一的第二十六路军起义了！义士们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撕得粉碎，高高举起了鲜艳的锤子镰刀旗。

其中，周口籍人士参加宁都起义者亦不在少数。严图阁、云宗连、理琪、卢子美、于朝俊、王广建、杨百让、鲍德新……他们在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后南征北战、浴血沙场，事迹散见于各种回忆录及党史、军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若生男孩 取名红军

鲍德新自从离开家乡入伍后，就成为了家人的牵挂。1931年12月14日的深夜，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踏上革命征途。从此，他以一颗赤子之心融入革命事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在血与火的战争中，留下一段充满壮歌的生命之旅。

鲍洪运的思绪也回到了从前：

“家人也是从鲍德新的来信中得知他的消息的。父亲曾经告诉我，鲍德新来信的邮戳显示寄信的地址是江西宁都。信中说，他十分思念家乡，而且已经在宁都暴动后加入了红军。他特意要求转告自己的妻子，若生下男孩就起名红军，生下女孩就叫红英，待革命成功后再团聚……”

弟寻哥哥 误入敌窝

当年，在得知哥哥鲍德新的具体地址后，鲍德华、鲍德芳弟兄俩思念哥哥心切，就商量着去宁都和哥哥见面，跟着哥哥干点事。

山迢迢，水迢迢，思念相隔万里遥。1932年4月，时年12岁的鲍德华和9岁的鲍德芳从河南沈丘出发，一路逃荒要饭，一路打探消息，到江西宁都寻找哥哥鲍德新。

兄弟俩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徒步近千里，用脚步丈量着见到哥哥的日子。在宁都，弟兄俩到当地驻军打听消息时，不想首先找到的却是国民党部队的军营。国民党官兵听说他们找红军指挥员鲍德新，以为他俩是红军少年先锋队的探子，捆绑起来，吊在树上暴打，打得昏死过去，用冷水泼醒接着打，直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并关押起来。

“不久，红军发起进攻。我父亲鲍德华被一位名叫梁凤启的大个子红军解救。叔叔鲍德芳却下落不明。当时，我二伯鲍德新对我父亲说，现在斗争形势十分残酷，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对工农红军围追堵截，我睡觉一夜挪几个地方，一手拿枪，一手拿刀，时时就有牺牲的危险。你伤得这么重，这里缺医少药，还是先回家吧！治好伤后再出来……就派人把我父亲送回了沈丘。从此，我父亲鲍德华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哥哥鲍德新、弟弟鲍德芳……这对于我父亲来说，是永远的伤痛……”说到这里，鲍洪运止不住热泪盈眶、放声恸哭。(下转 A5 版)